献　给

何塞·米格尔·奥维多[①]

① 著名文学评论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1

“他妈的,这些婊子养的!”利杜马嘟嘟哝哝地说道，他感到自己恶心得快要吐出来了，“瘦子啊，瞧他们把你折磨的这副样子。”

那年轻人被绞死在一棵豆角树上。身体被穿在树枝上，姿势极为难看，与其说是一具尸体，不如说是一个被剖了腹的稻草人，或是双腿被劈开的狂欢节用的纸人。在杀死他之前，也许是在杀死他之后，那些人极为残酷地折磨了他。鼻子、嘴都打裂了，浑身都是血痂，青一块，紫一块，抓痕满身，到处是香烟烫的痕迹，更有甚者，利杜马发现凶手们还企图阉割他，因为尸体的睾丸一直垂到腿际。尸体赤着双脚，下半身光着，上身的背心也被撕得一缕一缕的。死者很年轻，身材细长，皮肤黝黑，瘦骨嶙峋。一群苍蝇在他的面孔周围飞来飞去，显露出死者

那漆黑的鬈发。一个小孩放牧的几只山羊也挤在周围，在那片空地上刨石寻食。利杜马想道：这几只山羊随时都会啃到尸体的双脚。

“这是谁他妈的干的？”利杜马强忍着恶心，嘟囔着说道。

“我怎么知道，”那小孩说道；“您干吗朝我骂娘？我有什么错？您应该感谢我报了警。”

“我不是朝你骂娘，小孩，”利杜马喃喃说道；“我骂娘，因为世上竟有这样残忍的人，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那天早晨，小孩真是吓掉了魂。当他赶着山羊走过那片布满碎石的空地时，突然看到了上述情景，但他表现得像一个模范公民那样，把羊留在尸体旁吃草，就跑到塔拉腊①的警察局报案去了。小孩真是立了一功，从出事地点到塔拉腊步行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呢。利杜马想起了小孩出现在警察局门口时那大汗淋漓的面孔和惊慌失措的声调。

① 秘鲁北方沿海城市，属皮乌拉省。

“有人被杀了，就在那边，在去洛维托斯的路上，你们要是愿意，我带你们去。不过，得马上就走,我的羊还在那儿呢,我怕有人会偷。”

幸亏山羊一只也没被偷。二人到达后，警察利杜马一见尸体那副样子极为震惊，他偷眼一看，小孩正在用指头数着山羊，接着听到一声长叹，小孩松了一口气：全在，一只不少。

“圣母玛丽亚啊。”从利杜马背后传来了出租汽车司机的惊叫声。“这是怎么回事？”

在路上，小孩大致给他们讲述了他们将会在这儿看到的情况，但想像是一回事，而亲眼目睹则另是一回事了，因为尸体散发出了一股臭味。这也不足为奇，太阳连石块和骨头都能烤焦嘛。尸体正在腐烂。

“先生,您能不能帮我把尸体放下来?”利杜马说道。

“真没办法，”出租汽车司机一面连画十字，一面嘟嘟囔囔地说，接着朝豆角树吐了一口唾沫，“早知这辆福特要干这种事，我就不买它了，白送我也不要，您和中尉太欺侮人了，你们净欺

侮我老实人。”

堂赫罗尼莫是塔拉腊城里惟一的一个开出租汽车的，他那辆黑色的大破车就像殡车一样，但却能通过把城镇与特区分开来的栏杆。特区里就是国际石油公司的办公室和美国人的住宅。警察中尉西尔瓦和利杜马每次长途出差，确实不能骑马或骑自行车时，就雇这辆出租汽车，马和自行车是警察局惟一的交通工具。每次雇车，司机总是嘟嘟囔囔地说，尽管中尉每次都付给他汽油费，但他实际上是赔钱。

“等等,堂赫罗尼莫,我想起来了,”二人正要去卸尸体的时候，利杜马说道，“在法官到达并验尸之前，我们不能碰它。”

“也就是说我要再跑一次空车了？”老司机哑着嗓子说道，“我提醒您，法官必须付空跑钱，不然就叫他另找个倒霉鬼。”

说着他在自己的脑门子上拍了一下，眼睛瞪得大大的，把面孔凑近尸体。

“啊,我认识这个人!”司机惊叫了一声。

“他是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他是最近一次征兵征到空军基地来的士兵。”老司机的表情活跃了起来,“是他,是那个爱唱波莱罗舞曲的皮乌拉[1]人。”

① 皮乌拉省的省会。

2

“他爱唱波莱罗？那一定是我跟你谈过的那个人,表兄。’猴子肯定地说。

“是的,’利杜马点头说道;“我们调查了,就是他,叫帕洛米诺·莫雷罗，卡斯蒂亚区①的人，但这不能解开谁是凶手这个谜。”

四个人②坐在体育场附近琼加③开的小酒吧里。体育场里大概正在举行拳击比赛，因为助威者们的呼声清楚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警

① 卡斯蒂亚区，以及后文提及的加依纳塞腊区和曼加切利亚区均系皮乌拉的贫民区。

② 利杜马在当警察之前，与雷昂兄弟（何塞和猴子）及何塞费诺是要好朋友，是皮乌拉四个有名的二流子（见作家的另一部作品《绿房子》）。

③ 琼加亦系《绿房子》中的人物。

察利杜马利用休假日来到了皮乌拉，他是一大早搭国际石油公司的卡车来的，到半夜卡车司机还可以把他送回塔拉腊。他每次到皮乌拉来，都要同他的表亲雷昂兄弟，即何塞和猴子，以及住在加依纳塞腊区的朋友何塞费诺一起消磨时间。雷昂兄弟是曼加切利亚区的人。曼加切利亚区的人同加依纳塞腊区的人势不两立，但是这四个朋友却没有这个界限，他们亲同手足，有自己的队歌，四人都把自己叫做二流子。

“你去破这个案吧，破了案你肯定会被提升为将军的，利杜马。”猴子做了个怪相。

“这案子很难破，没人了解情况，也没人看到，更糟的是当局也不合作。”

“塔拉腊那儿的当局不就是您吗,老兄 ?”何塞费诺奇怪地问道。

“西尔瓦中尉和我只代表警察当局。是空军当局不合作，那个瘦子是空军士兵，连空军当局都不合作，谁他妈的还会出力？”利杜马吹了吹自己杯中的泡沫，像条鳄鱼似的张开大嘴喝了一口啤酒，“他妈的，这些婊子养的，你们要是

看见死人那副惨相，你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高兴，还想去逛妓院。你们就会理解我为什么一个劲儿地想着这件事了。”

“我们当然理解，”何塞费诺说道，“但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尸体岂不叫人厌烦？别再用你那死人扫大家的兴了，利杜马。”

“谁叫你去当警察的？”何塞说道，“干工作就不容易，再说你根本不适合当警察，当警察得有铁石心肠，需要的时候还得厚脸皮，而你这个人又太他妈的爱动感情了。”

“这倒是真的，我这个人太重感情了，”利杜马垂头丧气地表示同意，“我脑子里净是那瘦子的形象，去不掉，我尽做噩梦，还感到有人在割我的睾丸，就像割那瘦子的睾丸那样。啊，可怜的瘦子，睾丸一直耷拉到膝盖处，像煎鸡蛋一样，都被压扁了。”

“你摸了吗，表兄？”猴子笑了起来。

“提起睾丸来，顺便问一下，西尔瓦中尉同那胖女人睡过了吗？”何塞问道。

“连我们都为他着急呢，”何塞接上去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中尉同她睡过了吗？”

“还没有，不过他想那胖女人都想死了。”利杜马叹了一口气。

何塞从桌旁站了起来：

“我们去看场电影消磨时间吧，妓院不到半夜是不会热闹起来的。‘异彩’电影院正在放一部墨西哥骑士电影，是梦西塔·金塔娜[1]主演的。没说的，警察请客。”

“我连付啤酒的钱都没有，”利杜马说道，“琼加，我先欠着，行不行？”

“你妈才赊账呢。”琼加从柜台上无精打采地说道。

“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回答我，”利杜马说，“我说欠账是拿你寻开心，仅此而已。”

“去拿你妈开心吧。”琼加打了个哈欠。

“二比零，”猴子打了个响指，“琼加获胜。”

“小琼加，你别发火，”利杜马说道，“拿去，这是我该付的，但你可别总把我的妈妈挂在嘴

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墨西哥著名女电影演员。

上啊，我那可怜的妈妈早就去世了，葬在辛毕拉。”

琼加是个乏味的高个子女人，年龄看不出来。她抓起钞票就数，在警察、雷昂兄弟和何塞费诺往外走的时候，她才转过身来。

“问你个问题,小琼加,”何塞费诺挑战似的问道，“像你这样对待人，就没有一个顾客用酒瓶砸你的脑袋？”

“你什么时候变得好奇起来了？”琼加带答不理地回答。

“像你这么可爱，早晚有一天有人会往你脑袋上摔酒瓶。”

“我敢打赌,这人肯定不会是你。”琼加又打了个哈欠，重新舒舒服服地靠在柜台上。柜台实际上是用一排木桶上面铺上木板搭起来的。

四个二流子穿过沙地来到了公路上，走过富人常去的俱乐部，朝格劳①纪念碑走去。夜晚

① 格尔·格劳(1834—1879)，秘鲁海军上将，在与智利的战争中牺牲。

温和、安谧，天空布满星辰，空气中散发着豆角树的香味、山羊的骚味、驴粪的臭味和煎炒的菜味。利杜马的脑子仍然摆脱不掉那被打烂、穿透的形象，他思量着，自己是否对去当警察而不再过二流子那种流浪生活感到后悔了。不，他没有后悔，虽说对干工作很不习惯，但现在每天能吃上饭，生活不像以前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了。何塞、猴子和何塞费诺以轮唱的形式吹着一支圆舞曲，他则想像着那瘦子唱波莱罗时那咕咕的腔调和含蓄的旋律，这是他听人家讲的。在“异彩”电影院门前，他同自己的表兄弟和何塞费诺分了手，告别时他谎说国际石油公司的卡车司机这次回塔拉腊要比往常早一些，他可不愿意留在皮乌拉走不掉。三人花言巧语地想骗他掏出几个索尔[①],可他一毛没拔。

利杜马朝中心广场走去，在路上，他远远看见了诗人华金·膜莫斯[②]，诗人戴着单片眼镜，

① 秘鲁钱币名。

② 不详，疑为只在当地出名的诗人。

手里牵着他称之为羚羊的山羊。广场充满了人群，好像要开露天音乐会。利杜马根本没注意来往的行人，而是大步流星地过了老桥，向卡斯蒂亚区走去，仿佛是去赴一个幽会。这想法是他在琼加的酒吧中喝啤酒时形成的，可死者的妈妈要是不在呢？她会不会为了忘掉不幸而迁居他乡呢？

然而他真的找到了死者的妈妈。那女人在自家的门口坐在一条板凳上，一面乘凉，一面在石臼中为玉米脱粒。泥土小屋的房门敞着，房间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可以看到里面为数不多的家具：几把藤椅，其中有的椅面已经破了，一张桌子，几只用来盛水的瓢，一只箱子，大概是用作碗橱的，还有一张着色照片，利杜马想道：啊，是那个瘦子。

“晚上好！”利杜马在那女人面前站定，说道。他发现那女人赤着脚，穿着那天早晨去塔拉腊警察局的那身黑衣服。

她看了利杜马一眼，也低声说了声“晚上好”，但没有认出他来。周围有几条羸弱的狗在

互相闻嗅、低吠，远处传来吉他的低音弹拔声。

“可以跟您谈一会儿吗,阿松塔太太?”利杜马问道，声音中充满了敬意，“是关于您亲爱的儿子帕洛米诺的事。”

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利杜马看见阿松塔太太的面孔布满了皱纹，一对小眼睛几乎被臃肿的眼皮遮住，正在充满疑惧地打量着他。她的眼睛一直是这样，还是最近几天哭肿的？

“您不认得我了？我叫利杜马，是塔拉腊警察局的，西尔瓦中尉传讯您的时候，我也在场。”

阿松塔太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咕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利杜马看见她吃力地站起来，拖着盛满玉米粒的石臼和板凳进了屋，他也跟在后面进去了。到了屋里，脱下帽子，他看到这就是那个瘦子死者的家，感到很惊奇。他这次来不是上级的命令，而是他自己主动来的，但愿别出令人头痛的事。

“找到了吗?”那女人低声问道,在警察局回答问题时也是这种颤悠悠的声音。她一屁股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利杜马没明白她指的是

什么，她又提高声音，“我儿子的吉他，你们找到了吗？”

“还没有，”利杜马说，他想起来了，这位太太一面抽泣一面回答西尔瓦中尉的问题时，再三要求把她儿子的吉他找回来还给她，可是太太走了之后，中尉和他早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了，“您别担心，迟早会找到的，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

女人又在胸前画起十字来，利杜马还以为她在为他驱邪呢，他想：我一定要把她的不幸记在心上。

“他本来想把吉他留在家里，是我对他说：你拿去吧，拿去吧。”利杜马听她喃喃说道，她的嘴中只剩下一两颗牙齿了，“不，亲爱的妈妈，在基地里我不会有时间弹吉他的，不知道基地里有没有衣橱来放吉他呢，还是放在家里吧，等我回皮乌拉的时候再弹。不，亲爱的孩子，你还是拿去吧，你可以弹弹吉他，解解闷，唱歌时用它来伴奏。你这么喜欢吉他，我怎么能不让你带走呢，帕洛米诺？唉，唉！我可怜的孩子啊！”

女人放声大哭起来，利杜马为自己的拜访给她带来了痛苦的回忆而感到后悔。他抓挠着脖颈期期艾艾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仿佛是为了有事可做，他坐了下来。对，那照片上是他，是第一次领圣餐时拍的。他观察了良久，只见那孩子黝黑的面孔呈长形，棱角分明，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白色衣服，右手拿着一根蜡烛，左手拿着祈祷书，胸前挂着神符。摄影师把孩子的面孔和嘴唇涂得红红的。孩子很瘦，脸上露出心醉神迷的表情，仿佛正在看着圣婴。

“早在孩提时代,他唱得就很好了，”阿松塔太太指着照片抽泣道，“加西亚神父让他在唱诗班里担任独唱，没等弥撒做完就给他鼓掌呢。”

“大家都说他的嗓子很好，”利杜马也评论了起来，“说他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歌唱演员的，就是那种在电台演唱、巡回演出的演员，大家都这么说。演员是不应该服兵役的，应该例外。”

“帕洛米诺本来就不应该去当兵，”阿松塔太太说道，“他得到免服兵役的许可了。”

利杜马望了望她的眼睛，阿松塔太太画了个十字，痛哭起来。利杜马一面听她哭，一面观察着在煤油灯周围飞舞的小昆虫，有好几十只，嗡嗡作响地企图接近火焰，但一次又一次地撞在灯罩上。这些蠢东西，自找灭亡。

“巫师说,找到吉他就能找到凶手,”阿松塔太太抽泣着说，“拿了他的吉他的人就是杀害他的人,这群杀人犯,杀人犯!”

利杜马点点头，他想吸烟，但是在这位痛苦万分的太太面前点烟，他觉得有点不太郑重。

“您的儿子已经得到免服兵役的许可了？”他怯生生地问道。

“寡母的独生子可以免服兵役，”阿松塔太太机械地说道，“帕洛米诺是独生子，因为我另外两个儿子死了。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对,那他们可太欺侮人了,”利杜马搔起脖子来，他以为自己也快要哭出来了。“他们难道不知道您儿子可以免服兵役吗？这太欺侮人了。他要是不被征兵，肯定现在还活着。”

“他不是被征去的,是自愿去的,”阿松塔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